

英魂成神的芙蓉甲必丹

仙师爷盛明利

被誉为神明“仙师爷”的甲必丹盛明利，原籍中国广东省惠州城人，诞于清道光三年（西元 1822 年，岁次癸未）十月初三日午时。

据说，盛明利为孩提时，聪慧异常，迨至道光九年七岁，入私塾启蒙修业，过目不忘，很受师友器重，年届十五，于学文之外，复从名武师，学习武艺。当时，惠州属之罗浮山，盗贼猖獗，盛明利家为避匪祸，乃迁往新安县之葵涌圩居住，盛明利也因此辍学，改行习商。盛明利不及一年，就深得东翁陈永祥氏器重，擢升为帮柜，继而掌柜，前後凡十四年，盛明利因而获得丰富之商场经验。

道光三十年，盛明利已二十八岁，八月初一日，从澳头放洋南渡。8 月 29 日，抵达麻六甲後，盛明利得该埠鸿发号店东陈玉发录用，为鸿发号之襄理，协助陈氏经营什货及锡米生意，经营得法，生意扶摇直上，每年结算，大有所获。

当时麻六甲商人收锡米，来源多从丹戎加榄（即今之芙蓉埠泉沟尾）及亚沙两地，用牛车运至宁宜，再由水路运麻六甲。1858 年，三十三岁的盛明利奉陈玉发之命前往芙蓉亚沙，创办明发锡矿公司，实行直接开发，结果极为成功，获利甚巨，盛明利因此更受器重而成为陈玉发全权执行人，锐意发展计画。过了年余，发生亚沙土人与加榄母土人械斗的事，是盛明利一跃为领袖人物的契机。事件起因是亚沙土人将泥沙堵塞水道，淹没加榄母人之锡矿场；盛明利见义勇为，毅然挺身而出，向双方调解，重行划分疆界，并为双方出资开辟水道，使水势顺流无阻，不复有水淹之事发生。由此，使盛明利受土人尊重，也受当地华人尊为领袖。从此，凡有纠纷盛明利都为之排解而结人缘，被封为双溪乌戎（芙蓉）之华人甲必丹。

1860 年岁次辛酉，芙蓉两名土酋为了互争华人缴交的锡米税和保护费，以致爆发战争，而当地华人也因帮派的矿场地盘，牵入战争漩涡之中。战争於 8 月 26 日（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爆发，盛明利的海山公司在这一战役军事失利。当盛明利领着部卒，取道森林，企图撤退芦骨，满以为能投奔芦骨之统治者珠玛亚德处暂驻，不料途遇敌酋，被杀，时年三十九岁。

据後人的说法，盛明利领着残余小部，原打算取道森林向芦骨方面逃去。不料在林中走了几天，竟迷失方向，再加上绝粮，迫得只好折回芙蓉战区，去找平日有交谊的马来朋友，借些乾粮，以救燃眉之急。想不到冤家路窄，半路上竟碰到敌方土酋的大队人马，一时措手不及，结果被敌人擒去。敌酋拿督班达是个偏激自大而性好嗜杀的枭雄，盛明利被敌人斩下头颅，终於作了壮烈的牺牲。

传说盛明利遇害之际，颈溅白血。这一说法，一时称为神奇，尤其在同党之间，更激荡人心，消息遍传，衍为神话，俱说盛甲素行仁义，已经名登仙藉。芙蓉由其旧部在拉沙建千古庙，以为纪念，任盛明利继承人之芙蓉甲必丹叶亚来，经纪其事时，正值 1861 年。

後世又有传说叶亚来是得到仙四师爷报梦，往吉隆坡有大发展，才毅然辞去芙蓉甲必丹的任务到吉隆坡。叶亚来为酬答仙四师爷神恩，曾於 1864 年 9 月 26 日，亲往芙蓉千古庙，恭迎仙师爷盛公明利之神位，回吉隆坡供奉，厝於一所房屋内，称为仙师爷庙，早晚炷香，祈神庇佑。其後吉隆坡四年战争中，海山会党的节节胜利，被认为是仙师爷屡屡显圣，指点迷津。迄 1873 年 3 月，海山为主的势力，一统吉隆坡天下，叶亚来觉得庙堂地方浅陋，不足以表崇敬和昭示後世，於是本身捐出其屋後椰园一幅地（即今仙师爷庙及附近之六段店地），联合侨众，鸠集资金，正式建庙，奉祀仙四师爷及往日阵亡的师友和将士们，以酬同袍之恩德，并在於 1875 年（光绪元年）开光进香。1881 年至 1883 年，再作第二次重建，其後 1938 年又修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後，鉴於日治时期，庙务几濒停顿，神像庙宇，多有残毁，1949 年始将庙宇大加修葺。

目前各埠奉祀仙四师爷之庙宇名称如下：

- 1) 芙蓉千古庙：修建於 1861 年。
- 2)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创立於 1864 年。
- 3) 加影师爷宫由芦骨迁来：创立於 1898 年。
- 4) 芙蓉仙四师爷：创立於 1869 年。
- 5) 士毛月仙四师爷：创立於 1880 年。
- 6) 万挠仙四师爷宫：创立於 1869 年。
- 7) 牙屹十四碑煤炭山：创立於 1890 年。
- 8) 麻六甲广福庙和胜宫：创立於 1890 年。
- 9) 文冬广福宫：创立於 1902 年。
- 1 0) 双文丹仙四师爷宫：创立於 1898 年。
- 1 1) 新古毛岳山古庙：创立於 1895 年。
- 1 2) 龙邦古庙仙四师爷宫：创立於 1902 年。

而历史上策动建庙者，以叶亚来公及陆佑，这两位先贤为最为着名，叶亚来本人是芙蓉亚沙的千古庙及吉隆坡四师爷宫两间庙宇的领建者，而其他十间，则与陆佑先贤有密切的关系。那是在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其时战火已平息，雪州境内由安定而进入繁荣；各埠建庙处，固然有许多客籍矿工，但庙宇多由非客籍的头家陆佑所倡议完成之，可见当时盛明利已成为中马地区华人的共同保护神。

当年华人矿工队探矿开采的路线，是从麻六甲开始，而芦骨，而芙蓉，而士毛月，而加影，而至吉隆坡，再由吉隆坡北上文冬，折东而趋关丹，林明与东海岸的队群汇合，也有向南而延展至巴生及八丁燕一带，和瓜拉雪兰莪一带连接起来。上

述的师爷庙，所建之地，都属当年吉隆坡保卫战前後有关及战场所在地，而且也是矿区。因此他先是海山会党的先烈，而後在海山之领导地位奠定後，大家又认为仙四师爷是当年在矿场群众中杀生成仁之代表人物，该受公众的酬谢，供享人间成果。

仙师爷盛明利甲必丹之坟墓，是在麻六甲市郊三英里的武起士木阁，其墓於战前长期受拜海山故旧及继承人崇祀，战後才荒芜。1979年再被人发现，但未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至1983年5月间，受政府筑路影响，尽让泥沙将坟墓盖去十之八九，碑石也为之掩没。後来仙四师爷庙受通报实情，邀情盛明利裔孙盛祥盛源两人，徵询善後办法，是年9月5日，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总理林猷昌、司理邓全安及诸受托人约会士毛月仙四师爷宫诸理事，进行研究，经勘察过後，决定迁葬。结果，也就有机会发掘盛明利夫妇之凡骨。

仙师爷生前体格魁梧，大约六尺高，故检拾之骨骼巨大，但没有头，正符合典籍记载被敌人斩掉头颅的说法。

仙师娘游氏及其它两穴之骸骨，次第出土，执拾妥当。

现场除盛明利夫妇骸骨，此外，据说是仙师爷通过乩童表明仙师爷墓前二穴是生前部属的“陈祖”与“郑辅”之骨殖，也次地检骨。

仙师爷和仙师娘的两块墓碑如下：

- 1) 仙师爷墓碑：顶部由右至左横写“惠府”二字，右边直写“同治八年冬季吉日”；中题“清显考甲必丹明利盛公墓”，左书“子泰山，女玉娘，蓉娘立”。
- 2) 仙师娘墓碑：右边写“光绪九年冬季日”，中题“清显妣盛门游氏墓”，左书“子泰山，女玉娘立”。

据当年参与发掘盛明利故坟的温故知考据：仙师爷和仙师娘的那两块墓碑，可作推敲之用。同治八年到光绪九年，相隔十三年。但这只能说是营墓（风水）立碑之年，还不能正确的说明盛明利去世之年。当然也可以说所指的年份是去世之年，而不是立碑之年。但前说比较可靠，否则的话，史籍就会有问题了。因为，据有关书籍说仙师爷是在咸丰九年遇害。

那是1861年，同治8年却是1869年；相差整整八年。按说仙师爷是在道光三年出世，亦即1823年，去世时华人虚岁不错是卅九岁（实岁卅八岁多），此应是符合书本所志，然何以到八年後才营墓之碑呢？

前辈温故知因此进一步考证，按照书本所说叶公德来於1969年6月才由甲必丹刘壬光手中接承重职，万事待理。他那时可能对盛公哲嗣泰山有所照顾，才把墓建造起来。可是，翌年开始，就陷於四年大战的漩涡中，以後就无暇再照顾这方面的事了。还有一说是：当年叶公是将仙师爷葬于森州的丹绒加揽母（即今芙蓉埠

泉沟尾），若然，则盛公之墓如何却在麻六甲的武起士木阁发现？中间必有问题。此即，盛公是否葬在丹絨加攪母，还是一开始就直接葬在武起士木阁？可能的解释是：仙师爷原先确实葬在丹絨加攪母，但在 1869 年营墓之时，仙师娘以她在武起士木阁的私有三英亩地，充作改葬之用。若然，仙师爷经已有过第一次的迁居了仙师娘在十三年後也葬在其旁，而那时的蓉娘也无再参与立碑机会。

据仙师爷的曾孙盛源从他的父亲所述，即後来因为祖父泰山（福荣）遭仇敌追杀，颠沛流离，更未找机会投靠叶公庇助结果就不能对仙师爷坟墓有所照顾。至於仙师娘游氏墓是在光绪九年才营造，那是 1883 年；叶公是仍在吉隆坡执政（1885 年去世）。极可能那次迁葬及营墓方面，叶公也曾给予协助。

从盛明利墓中取出一座身阔三寸、高两寸、褐红色陶土制的小茶壶；底下有“宜兴造”字样，接着是一带浅青色小白磁杯、一个高仅一寸半、直径一寸阔的小火炉，上有三鼎式的牒，下有炉火口，阔约三分，极小型。一个小凹锅，高约一寸，其底刚好搁在炉上。

还有一件阔二寸、高一寸的缶，似碗（直底无脚），据识者说这是以前的人用盛鸦片烟膏用的。

仙师娘墓出土的遗物除了如仙师爷一般的有小茶壶、茶杯、火炉及凹锅（没有鸦片缶）之外，却有两面小镜。这两面小镜子都是一模一样；长四寸、阔三寸，取出的位置是在胸部，镜面水银已褪色。如上说一髻簪，两枚直径一寸厚一分的雕花饰物，是金或银制未悉。另有一团遗发，束着刚才花纹簪。

上面这些，可说是仙师爷与仙师娘的身後“遗产”了，而身外物也只有这些而已！

从陪葬物可以看出了当年华人先贤风俗实情的一斑。从其物品之俭，亦此可认出，即使先夫之後继者，已当上吉隆坡甲必丹，但仙师娘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甚至家道大有问题。否则的话，不致因欠地税而为政府收回那块三亩吉地，更不会有这次的迁居（可能是第二次）了！

1984 年 3 月 6 日上午八时半由武吉木士阁整理执金，至中午十二时完妥，然後携带一切启程，于下午二时半抵士毛月仙四师爷庙，暂时厝置，择日安葬。

1984 年 3 月 14 日下午二时入瓮，四具骨殖分别安放入四个高三尺的涂釉陶瓮锦，然後同置士毛之广东义山於新墓上一个砖砌的穴内，加以填窟掩盖。3 月 30 日，（阴历 2 月 28 日）上午八时，再举行庆迁新居大典，全部工作逐吉完成。

迁葬费合共一万六千元，由吉隆坡及士毛月两师爷庙分别筹措负担。

1984年3月30日（甲子年二月廿八日）星期五，上午八时，士毛月广东义山之原，聚集了分别各地莅临之师爷宫代表逾百人，共同参加完坟、安土，开光盛典，由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总理拿督林猷昌主祭、上议员叶炳及各地师爷庙代表陪祭。完成任务後，共在山脚竹旁共进午餐。这可说是百多年来各地师爷宫代表联合祭典的空前盛事。

参考资料：

1）温故知：《仙师爷“迁居记”》，载《文道》月刊，第39期（马来西亚：马华文化协会，1984年4月），页26～31。

2）王植原：《叶亚来传》，（马来西亚：艺华出版印刷有限公司，1958），页28～29。

3）〈仙师爷甲必丹盛公史略〉与〈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考〉，载《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庆祝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仙四师爷庙，1989）页72～74，76～79。

（摘自王琛发着，黎艾琳编《惠州人与森美兰》，森美兰惠州会馆出版，2002）